



海洋文明孕育了 连云港文化与文化精神

徐建华



城市
发展
与
民生

连岛、云台山、港口构成了它的山海韵致,山海之恋孕育了它的神奇风情,连云港——一个连名字听起来都让人飞马走天的城市。

“大约在距今 10 万年前,全球气候明显变暖,冰雪融化,洋面迅速上升,东海海水终于涌入黄海湖,于是名副其实的黄海出现了。在以后 10 万年里,黄海时而波涛汹涌,浊浪滔天,时而海水退尽,成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几经沧海桑田之变。”而在这大约 10 万年间里,连云港的前身一直处于被太史公载入《史记》的羽山地区。

数度黄海大变迁形成的古黄海大海盆、黄海大平原乃至古黄河—古长江三角并洲,为远古人类生存、繁衍、扩张与交融提供了自然契机——北面的山东半岛相对海盆会增加人类进退的难度,而南边的盐、通地区海进无山可避水,海退又沼泽一片无法逐居。

于是,这片位于海陆交替、沧桑轮回主通道的古羽地区就成了东夷乃至中原华夏民族适应海陆变迁的集





散地。无论成陆还是变海,沧海抑或桑田,这块古羽之地始终位于大变迁的中心位置,是中华民族五大部落之一的东夷居地。

正是在海洋的汹涌推动下,这里历经了长期的海、陆、人互动历史进程。从此,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战天斗地的活幕剧,奏出了一首首从惧海到养海的漫漫心曲,也蔓延了一个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关于“海”的故事——“精卫填海”“娥皇梦海”“疏洪入海”“石花县沉海”“八仙过海”“鞭石神路通海”“孔子望海”“徐福航海”“哪咤闹海”“悟空探海”,等等,都发生在一个叫“东海”的地方绝非偶然,它们反映了先民向自然不屈的竞胜毅力。

对于连云港文化的特质,人们有普遍的共识,那就是“山海文化”。但我认为,“山”“海”之恋在孕育连云港文化的过程中所居的地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主次之分,“海”在推动“山海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连云港的前身基本上是“海州”的地望,为何以“海”名之,因为濒海,这座州府乃是“濒海之州”。在秦代,从咸阳往东的海域都是“东海”,直至近代才叫“黄海”。但“东海县”至今保留着“东海”的古老外延,农业部至今还把北纬 35° 以南的海域称作“东海渔区”,而离苏马湾不远处就是每日观察着“东海”潮汐变化的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海洋站。

作为连云港“山海文化”的次范畴——“东夷文化”





“大禹文化”“徐福文化”“西游记文化”“孝文化”“淮盐文化”“大陆桥文化”“红色文化”“精英文化”“丝路文化”等也无一不与“海”密切相关,都是海洋文明孕育的文化成果。

以“大禹文化”为例。大禹是否真有其人,长期以来广受争议,随着 2002 年“遂公盨”铭文的破译,终于证实了大禹确有其人和夏朝的存在,并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



“遂公盨”是西周中期(约 2 900 年前)遂国(今山东境内)某代国君“遂公”铸造的青铜礼器(相当于今天盛主食的器皿)。“遂公盨”盨底所铸铭文 98 字,开头说“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跟《尚书·禹贡》中所说的“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基本相同。这表明,大禹是用削平一些山岗的方法堵塞洪水和以疏导方式平息水患。铭文还记载他划定九州并根据各地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并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

而大禹是否曾在羽山治理水患以及治理什么水患,后世其实一直没有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人们只是根据《左传》“舜殛鲧于羽山”等记载推测,当舜帝再议抗洪一职人选时,大家推举了年轻并出身治水世家的大禹,以及他在羽山治水时留下的“遗迹”(东海县山左口乡的“南古寨”“北古寨”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龙门”。此地有“云门寺”,即“禹王庙”和“云门寺村祖宗——大雨(大禹)”等俚语)。





如果这种推论为真,那么当初大禹在羽山地区治理的洪水应该是海侵,也就是海平面上升后倒灌到陆地上来的海水。洪水退后地面上淤泥,不治理就不便耕种,于是“敷土”,这与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大致相符。《孟子》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于是,后来大禹又西入陕甘,北上南下,治理“横流”“逆行”之水,为华夏大地的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推为舜帝的继任者。

连云港海州区锦屏山的史前岩画——“将军崖岩画”发现之后,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对它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本东方天书。中华文明并非单一起源于黄河流域,当浙江河姆渡遗址、江苏省连云港市将军崖岩画公诸于世,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海洋文明一起成为中国主流文明的三大板块。”

2000年,云台山谷地冲积带上的“藤花落遗址”被发掘,它是目前国内史前城址中保存最完整并首例有内外城墙和距海滨最近的古城址,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第二名。经过发掘,出土了城址、房址、环城壕、大型基台和水稻田等遗址200多处,其中100多碳化稻米粒说明这里曾是海岱稻作文化的源头之一。这些发现表明,连云港历史文化在形成的过程中代表了华夏海洋文明的一极。

山海互动“海”为主导的另一个证明就是连云港山、岛名称间的并称关系。





“西游记”文化是连云港文化当中的最重要代表。

孙悟空“诞生”于云台山中的“花果山”，但云台山是近代名称，至清代康熙后期它仍孤悬海外，古称“郁洲山”或“郁洲岛”（包括瀛洲、方丈、蓬莱，是传说中的海上三座“灵山仙岛”。宋苏轼“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写的正是这三座山脉）。

南北朝时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年），还在郁洲岛侨置（古代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对沦陷地区迁出的移民进行异地安置，重建州郡县，仍用旧名进行行政管理）青州、冀州。

吴承恩在泛取云台山地区的创作素材时，当然少不了“海”，于是《西游记》中就有了许多关于“海”的描写，第一回中就说“只见海边有人捕鱼，打雁，挖蛤，淘盐”。

花果山上的天然碑是一块摩崖石刻，有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州知州唐伯元的《游青峰记》，1100多字，记载了唐伯元、顾乾等人自海州城出发乘船漂海游览花果山的过程：

“鸡叫三遍”登船，风大浪急，黄昏时才到山脚下的老君堂。第二天游山，这天正好是作者的生日。接近峰顶时，先向峰顶敬酒，再向大海敬酒。游记不仅提到了青峰顶、郁林观、朝阳庵等主要名胜，石刻本身也印证了花果山当时仍矗海中的史实。

目前，全国已有28个花果山，但名称出现最早、由岛变山的唯有连云港的花果山，其余基本都是在明代





《西游记》问世后才出现的。

连云港古称“郁洲”（《南齐书·州郡志》），跟“（海）州”字比较，“（郁）洲”字多了一个“斗”，目的就是借此说明该州濒海或在海中。

连岛古称“鹰游山”，是伸入海中的云台山支脉，原有大小两个岛屿，随着潮起潮落而时断时续。20世纪50年代，政府为方便群众生活，就在二者之间修了一条路将二者连接了起来，所以叫“连岛”。

现在的“秦山岛”及车牛山岛、达山岛、平山岛等“前三岛”仍然是“山岛”并称。

“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非常宽泛，既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可以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成果的总和。

就后者来说，包括文化载体反映的文化成果，如连云港的刻石文化、红色文化，也包括“非遗”文化成果，如淮海戏、五大宫调等。但无论哪种形态的文化成果，其中往往包含着一定的文化精神。

这种“文化精神”是文化的深层结构或深刻蕴含，即一种文化的灵魂或精髓，也可以称作文化的“精气神”。

文化是奔腾不息的长河，凝结着过去和未来。连云港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里面积淀着华夏民族的深层次精神追求和文化基因，甚至在一定层度上已经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标志。





连云港文化既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共有精神财富,也作为锦绣中华文化的伏脉和缀英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精神——“精气神”。这种“精气神”,思想光辉至今熠熠闪烁,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催人奋进。

以山海神韵为特色的连云港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是在海洋文明推动下的海、山、人互动过程。

地理环境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基础,拓展地理空间、探索地理世界、认识宏观与微观的地理事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正是伴随着不断的地理发现,人类才不断地进化、转化、更具聪明智慧并不断地攀向文明高峰。

古羽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为这里乃至周边地区的夷夏部落人类活动提供了强烈的刺激动因,激活了先民们适应山海变迁的生存欲望。于是,先民们就在谋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力求利用自然、驾驭自然,因而也就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若干关于海的文化,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范畴,并且在每种文化范畴当中蕴含了一种文化精神。

以山海文化为特色的连云港文化,包括 10 种文化范畴与文化精神:

1. 东夷文化:居海隅、测星象以应天时,和谐自然、图腾鸟而自强不息。为中华部落重要成员,给华夏增添海洋文明的光彩。





2. 大禹文化:十三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克己奉公。实事求是,探索人与自然和谐,至今是建设“和谐”与“环境良好型”社会值得效法的先哲。

3. 徐福文化:放眼世界,是中华文化迈向海洋文明的初步尝试。海纳百川,开拓进取,崇尚科学,仍是和平崛起、建设强大海洋国家的精神动力。

4. 孝文化:东海孝妇感召天下,提供元曲悲剧母本,体现人性普世价值。

5. 西游记文化: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踏破坎坷成大道,一路高歌向天涯!

6. 淮盐文化:一国之珍,引领制盐工艺潮流;“盐”味飘香,渗透周边饮食风尚。华夏历史伏脉,文化篇章缀英,滋养文人学子,催生艺术硕果。

7. 大陆桥文化: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桥头堡,当今“一路一带”关键节点,立足区位优势,在开放与融合中实现共赢。

8. 红色文化:“东海特支”、抗御倭敌、“淮海战役”,为人民解放、民族尊严彰显大智大勇,甘洒热血写春秋,彪炳千古留英名。

9. 精英文化:独特的文化基因孕育了各界才俊,其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高风亮节与精深造诣为国民赞颂、乡人企及。

10. 丝路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东线发端、北路中





枢。发展丝陶贸易,促进文化交流。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不在京(长安)洛(洛阳)而在江淮。

从“黄海湖”到“黄海潮”,从“陇海铁路”到“淮海战役”,从“沿海开放”到“沿海开发”,一路走来,它始终与历史同行,充满魅力、生机与活力。东胜神州、古胸风流、文化宝藏、艺苑锦绣,构成了连云港“海头楚腰淮尾,有吴越之风兼齐鲁神韵”的文化底蕴与脉搏。

它是一位从岁月远方走来的长者,有过悲怆与辉煌,但从不言弃与保守;它又是一个翩跹起舞的少年,永远都在畅想和向往,轻盈地奔赴远方。如今,这艘城市之船正在乘风破浪,一如既往!

(本稿由连云港市社科联推荐)



徐建华,1956年12月出生,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硕士。现任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传播学、地方文化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